

我在臺北尋找伊斯蘭

Look for Islam

張正 中華外籍配偶暨勞工之聲協會

Chang, Cheng Secretary-general,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reign spouses & labor' voice

要來寫一篇「與伊斯蘭相關」的文章。不過，我絕對不是伊斯蘭教的專家，也不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充其量，只算是稍有接觸伊斯蘭教的媒體工作者，會幾句打招呼的印尼話，阿拉伯文當然是一句也不會。

伊斯蘭在書店缺席

翻出書堆中的《遮蔽的伊斯蘭：西方媒體眼下的穆斯林世界(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這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教授的著名大作，英文版1981年問世，中文版2002年出版。

1935年出生的薩依德，身世和他的出生地耶路撒冷(Jerusalem)一樣，一言難盡。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這三大宗教，都將耶路撒冷視為

薩依德
(Edward W. Said)教授
http://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Said



聖地。埋藏著數千年數不盡風霜血淚，今天的耶路撒冷，一半歸以色列，一半歸巴勒斯坦，猶太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共居一城。

出生於耶路撒冷的薩依德，少年時期在埃及開羅與黎巴嫩成長，後至美國接受教育，並歸化為美國公民。他在《遮蔽的伊斯蘭》這本書中嚴厲控訴西方與美國的媒體與學者，或因不求甚解、或因所謂的「國家利益」，將事實上複雜多元的伊斯蘭世界汙名化、妖魔化、單一化。

書架上還有一本《關於古蘭經的100個故事(100 stories of Koran)》，先前只看了一些。印象中，書中故事和常聽到的基督教故事大同小異，「真主」即為「上帝」，同樣以七天創造了世界，而書中的「阿丹」和「哈娃」，肯定就是較常聽到的「亞當」與「夏娃」，也是因為吃了禁果而被貶謫下凡間。

再上網到處看看各方說法，果然，最早的猶太教，而後分支出來的基督教，以及由穆罕默德在西元六世紀創立的伊斯蘭教，系出同源，多所共通，三教都是被稱為「亞伯拉罕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的一神教，信奉同一位上帝／真主。

但是就如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副教授鄺振華博士所寫：「……共通點並沒有把這三個宗教信仰傳統拉近，反而這個共通的傳統成了一個互相爭奪的擂台。三教都宣稱他們自己的信仰才是純正承繼者，於是三教在誰是正統的問題上，產生嚴重的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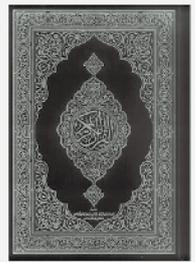
例如聖經、古蘭經，哪一本才是最可信的經典？耶穌是上帝之子(基督教教義)，抑或與穆罕默德一樣，只是先知？各教之間有著絲毫不容妥協的爭議，也就難怪衍生如兄弟鬩牆般歷經千年的攻伐殺戮了。

只看網路資料心裡不踏實，想多找幾本伊斯蘭教的書，去了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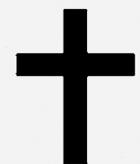
面對寬約十公尺的敦南誠品書店宗教類書區，最左邊的角落是宗教總論，然後是好幾櫃頂到天花板的佛教、基督教、生死學。回過身來另一邊的低矮書櫃，則是新時代(New age)。我來回巡了幾遍，沒找到任何一本專門談伊斯蘭教的書。

隔幾天到住家附近的小型金石堂書店。書店裡，文具雜貨佔據的空間越來越大，書籍的領土越來越小，不過值得慶幸的是，仍保留了一櫃宗教類書。佛教、基督教、新時代，還是沒有伊斯蘭教。

尋找伊斯蘭教書籍的念頭盤旋不去，有天經過夜市，在小吃、服飾攤位的中間，竟也發現一間小小舊舊的傳統二手書店。抱著也許會中彩券的希望走進去，有一櫃宗教類書。不過，當然也沒有一本關於伊斯蘭教的。



古蘭經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audikoran.jpg>



雖然在網路書店以「伊斯蘭」為關鍵字來搜尋，還是可以找到不少書，但是依據我小規模的田野調查，「伊斯蘭」在實體書店的缺席，還真讓我有點吃驚，同時，也證明了伊斯蘭教在臺灣的冷門程度。這也怪不得，當生活在臺灣的20萬印尼移工，從各個家庭、工廠湧出慶祝伊斯蘭教開齋節時，即使讀了很多書的檢察官，也會跳出來大驚小怪。

臺北車站的開齋節

時間回到2013年8月11日星期天，那天，是伊斯蘭教開齋節之後的第一個星期假日，大批信奉伊斯蘭教的印尼移工聚集在臺北車站。

一位帶著家人從臺南到臺北旅遊的檢察官，從地底的高鐵月台到了平面的臺鐵大廳，忿忿地將眼前景況形容為「臺北車站已被外勞攻陷」。透過媒體的報導，引發了一連串爭論。一方認為移工聚集「有礙觀瞻」、阻擾旅客進出，一方則主張臺鐵大廳本身就是公共空間，應該尊重移工與其信仰。而兩邊不討好、兩面不是人的臺北車站，認為最大的麻煩是移工席地而坐談笑飲食，飲料食物難免打翻，會造成地面濕滑髒亂。

這的確是左右為難。臺北車站有其交通樞紐的任務，但是開齋節是伊斯蘭教最重要的節日，重要性好比華人的農曆新年，基督徒的耶誕

臺灣各地火車站附近，都會出現東南亞小商家，是移民移工假日聚會的場所。





印尼商店附設的伊斯蘭祈禱室。



敬拜時男女分區，男性在前，女性在後。



敬拜時，須朝著聖地麥加的方向。

節。絕大多數信奉伊斯蘭教的20萬印尼移工，經歷了日間不可進食飲水的30天齋戒月(伊斯蘭曆的九月)之後，在這個星期天放假相聚。

而交通便利的車站，原本就是朋友相約的第一優先場所，臺灣本地人亦然。尤其對於薪資偏低的移工來說，渴望的只是暫時脫離工作場域，見到熟悉的面孔，吃熟悉的食物，以熟悉的語言交談，在放假時間有限的狀況下，車站不僅是他／她們相聚的第一站，也可能是唯一的一站。

我對此在天下雜誌的「獨立評論@天下」發表了兩篇文章：《相約臺北車站》(<http://ppt.cc/YzYw>)、《承認吧！我們總是歧視著什麼》(<http://ppt.cc/J9Bz>)，呼籲正視印尼移工眾多的事實，並為隔年的開齋節預做準備，建議2014年開齋節後的星期天，在臺北車站裡裡外外加上印尼文的指示標語，歡迎勢必從各地湧來的印尼移工。而且更進一步因勢利導，邀請伊斯蘭教的神職人員(稱為「阿訇」)，在臺北車站大廳主持敬拜儀式。

伊斯蘭教的敬拜儀式非常莊重，敬拜者必須服裝儀容整齊，尤其要把雙腳清洗乾淨，酒醉不能參與，男女要分區。於是當天的臺北車站大廳，將會看到印尼朋友們安靜地走上地毯，排列整齊地朝向伊斯蘭教聖地麥加的方向，在「阿訇」的引領下，反覆立正、鞠躬、跪下、叩首、嘴裡背誦著可蘭經文。

因為要敬拜，所以會鋪地毯，而且，因為地毯是敬拜要用的，所以在非敬拜的時段，理所當然必須圍起來保持清潔，只留下通道供旅客通行。也就是說，這一天的臺北車站大廳，就像舉辦活動展覽時一樣，不方便讓大家席地而坐吃東西聊天，這也就解決了讓臺北車站頭痛的問題。

當然還需要其他的配套措施。包括在車站周圍的空地邀請相關攤商、社福單位、醫療單位進駐，最好還有表演、伊斯蘭文物的展覽，吸引人潮離開空間有限的大廳。

再遠一點的二二八公園，原本就是移工朋友假日聚會的熱門場所，公園裡的臺灣博物館與二二八紀念館，若能配合伊斯蘭開齋節，準備



印尼看護工帶著老人家出門聊天曬太陽，已是臺灣各地的公園常見的景象。

印尼文的簡介傳單與印尼語導覽，也可順便讓這些遠來的朋友深入地
了解臺灣。

在印尼店敬拜與歌唱

前面說的，只是我的建議，最後還是要看臺北車站怎麼決定。而之所
以有這樣的建議，源自我製作的東南亞語電視歌唱節目「唱四方」。

「唱四方」是每周播出一次的歌唱節目，但又有點像旅遊行腳節目。我
們扛著攝影機，尋訪臺灣各地的東南亞族群，請移民移工在鏡頭前以
母語唱歌，也順便介紹他們平時的生活，並透過鏡頭和家鄉的親人說
說話。

在去年開齋節之前，位在中壢後火車站的「印尼口味」雜貨店老闆娘
邀請我們去錄影。小店的一樓店面賣雜貨，兼賣食物餐飲，我們一邊介
紹食物，一邊慫恿鼓勵店裡的印尼客人唱歌。

錄影時，不斷有人從一旁的側門進出，原來小店二樓是卡拉OK。不
只如此，頂樓還有練團室，擺放了包括一整套爵士鼓的樂器。我們上樓
錄了一段印尼移工樂團的演奏，結束之後，他們說「拜拜」的時間到了。

只見移工朋友們整理好服裝儀容，陸續去到三樓的一間祈禱室。祈
禱室的牆上掛了一些寫著阿拉伯文的華麗裝飾，地上鋪了毯子，進門
要脫鞋。剛才還嘻嘻哈哈在錄影的他們，頓時鴉雀無聲。

在一位年紀較大的印尼移工帶領下，男生在前，女生在後，眾人排成
幾列朝向房間的斜角坐下。那是伊斯蘭聖地麥加的方向。帶領者垂首
朗誦經文，眾人也閉目垂首跟隨朗誦。帶領者反覆立正、鞠躬、跪下、
叩首，眾人也一一跟隨。未了，眾人排成縱隊，一個接著一個在房裡繞
圈，亂中有序。

天氣悶熱，大家臉上掛著汗珠，但仍一片虔誠肅穆。我們扛著攝影機
在一旁摒住呼吸，聽著移工們專心地念念有詞，不敢造次。

我們有幸參與的，應該是屬於睡前的「宵拜」。依照伊斯蘭教的規定，
穆斯林必須在固定的時間進行禱告(拜功)，每天五次，分別稱為晨拜、
晌拜、晡拜、昏拜和宵拜。與基督教每個星期天到教堂做禮拜不同，伊
斯蘭教的大日子是每個星期五，集體到清真寺參加「晌禮」，稱之為「主
麻禮拜」或「聚禮」。

阿莉不吃豬肉

其實，是我自己怠惰，否則早應該就近了解伊斯蘭教。

在製作「唱四方」這個節目之前，家裡住著一位穆斯林。她是阿莉，照

顧我父親的印尼看護工。阿莉來臺灣多年，中文聽說流利，電視裡各個我看起來都差不多的韓劇，她都可以將來龍去脈解釋得清清楚楚。

在我們這個無特殊信仰的臺灣人家庭裡，阿莉作為一個穆斯林的「特徵」，只剩下「不吃豬肉」。其實伊斯蘭教規範的「清真食物(Halal food)」裡，豬肉只是不能吃的品項之一。其他包括「血、自死的、宰割時不以安拉(真主)之名高呼的」的食物，也在禁止之列。但是，這個規定並非鐵板一塊不能變通。穆斯林若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例如為了維持生命又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吃，所以不得已吃了非清真食物，那麼「其非背叛，也非越範」，真主是不會責怪的。

古蘭經禁止食用「豬肉、血、自死的、宰割時不以安拉之名高呼的」四類食物，各有其道理。根據曾任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副理事長的時子周先生解釋，禁食「豬肉、血、自死的」這三類食物，是基於衛生的理由，而禁食「宰割時不以安拉之名高呼的」食物，則是為了堅定其信仰，並提醒自己，所有的生命都是真主所賜予，也讓被宰殺的生命回歸真主。

我們家的阿莉已經期滿回去印尼，不過目前在臺灣幫忙照顧老人家的看護工，幾乎八成都來自印尼這個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全

在異鄉時，總是特別想念家鄉的食物。即使價格不低，也一定要吃。





位在臺北市新生南路的清真寺。

臺各地，不分城市或鄉村，哪裡有老人家，哪裡就有她們的身影。只要天氣別太差，你一定可以在空地或者公園裡，看到她們推著坐輪椅的臺灣老人家。老人家曬太陽，她們彼此交際，一解鄉愁。

穆斯林在臺灣

根據2012年的統計，全球以伊斯蘭為主要信仰的國家超過五十個，集中在西亞、中亞、北非，穆斯林人口總數超過十六億。與臺灣鄰近的東南亞，印尼、馬來西亞、汶萊、泰國南部、菲律賓南部，當地人也多半信仰伊斯蘭教。

在中國，伊斯蘭教被稱為回教，主要是因為唐代時的回紇民族信仰伊斯蘭教。在中國的西北、西南等地，伊斯蘭教信仰普遍。與臺灣接近的福建泉州，也在唐代時便接觸了伊斯蘭教。

臺灣目前人數最多的穆斯林，當然是來自印尼的移民。不過若要談起伊斯蘭教在臺灣的發展，還是得追溯至白崇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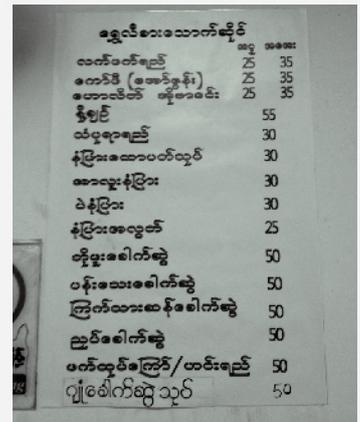
出生廣西的白崇禧信奉伊斯蘭教，回教名烏默爾(Omar)，是民國時期一位以智謀著稱的軍事將領，在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臺時擔任國防部長。白崇禧在臺灣擔任中國回教協會理事長，捐款興建了多所清真寺、發展伊斯蘭教育，照顧了數萬名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來到臺灣的中國穆斯林。

另外還有一批原本在中國西南省分的穆斯林，當年隨著國軍進入滇緬邊區，而後陸續輾轉來臺。那天我和妻子前往著名的新北市中和「緬甸街」吃飯，看著牆上貼的菜單、掛的月曆，都寫了以圓圈圈構成的緬甸字，頗有興味。但是除了緬甸字的布置之外，卻也發現幾幅寫了像是阿拉伯字的掛飾。

「這是阿拉伯字嗎？您也看得懂？」我問老闆。

「是呀！我們是穆斯林。」

原來來自雲南的老闆夫妻，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每個禮拜五都會到位在新生南路的清真寺敬拜。而且，不僅他們本身讀得懂阿拉伯文寫成的古蘭經，他們的孩子也看得懂。老闆說，他考慮將來透過清真寺的系統，把孩子送到阿拉伯念書。



位在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的緬甸小吃店，牆上的價目只有緬文。



緬甸小吃店的老闆是雲南華人，也是穆斯林。

認識伊斯蘭的起點

吃過雲南穆斯林老闆的緬甸小吃之後沒兩天，我因為要開會，恰好經過新生南路的清真寺。這座清真寺從我有記憶以來就存在，但是從來沒有進去過。距離開會還有一點時間，我決定一探究竟。

灰色牆面的清真寺，在傍晚的臺北街頭有些孤單。我躡手躡腳地步上台階，鋪著華麗地毯的大廳空蕩蕩，牆上安安靜靜地掛了七個鐘。最上方的鐘，標示著當時的時間。下方五個鐘排成一排，分別標示著「晨禮／FAJR」、「晌禮／ZUHR」、「晡禮／ASR」、「昏禮／MAGRIB」和「宵禮／ISHAA」，也就是一日五次敬拜的時間。最左邊還有一個標示著「主麻／JUMAH」的鐘，應該就是每週五信眾來此聚會的時間。

一位貌似中東人的男士經過，我請問他這裡能不能拍照，他客氣地回答沒問題。我追問這裡有沒有一些伊斯蘭教相關書籍，他指了指一間辦公室。

辦公室的門口掛了「中國回教協會」的牌子，我探頭張望，一位小姐正在影印文件，一位先生正坐在桌前辦公。我表明來意，說我要寫一篇關於伊斯蘭教的文章，但是在書店裡找不到相關書籍。這位小姐笑臉盈盈，從櫃子裡拿出幾本書和《中國回教雙月刊》給我。

我拍了幾張照，帶回一疊書。如果真的要搞懂伊斯蘭，這可能是起點，而樓下小公園的印尼移工們，就是最好的老師。



清真寺內的牆上，掛了許多時鐘，標示著敬拜的時間。